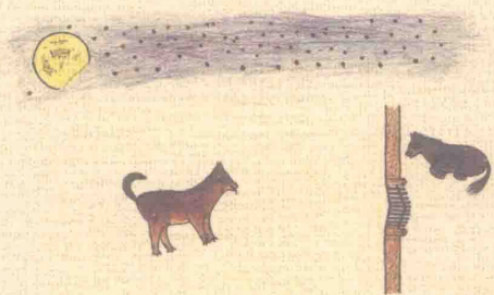


胡麻的 天空

秀英奶奶
绘著



胡麻的天空

秀英奶奶

绘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麻的天空 / 秀英奶奶绘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213-06602-3

I. ①胡… II. ①秀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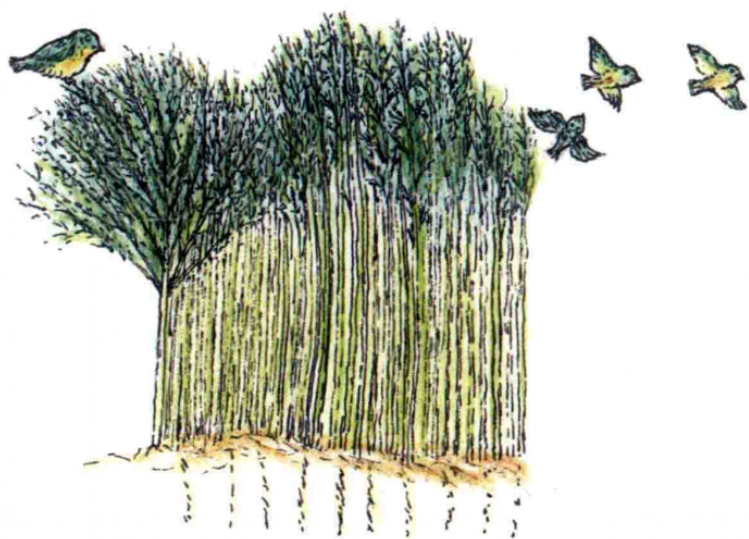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4054号

书 名	胡麻的天空
作 者	秀英奶奶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责任编辑	沈 度
责任校对	鞠 朗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2.5
字 数	126千字
版 次	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6602-3
定 价	39.80元



秦秀英，农民，网名“好学婆婆”，1947年生于内蒙古河套平原，祖辈当年是从山西走西口迁入内蒙古的。念过一年半小学，热爱自然，喜欢花花草草。2011年春天，跟着儿媳芮东莉（中国大陆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）开始做自然笔记，继而又尝试创作农事笔记和社会生活笔记，现已完成系列图文作品近二百篇。在此创作过程中，秦秀英重新念书识字，并学会了使用电脑，还开有自己的博客——“临河而居”。其作品曾刊于《新闻晨报》头版，收入《自然笔记》《读库1501》等书刊；2013年，《中国妇女》《中国女性》杂志相继报道老人的自然笔记创作故事；2014年，作品被佛山图书馆展出。本书为其首部作品集。

秦秀英用自然笔记、农事笔记和社会生活笔记讲述天地万物，也讲述自己、讲述世事人生。在本书中，一位农村老人六十年的自然情怀与社会记忆静静流淌，中国农村六十年的自然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静静流淌，那些被忽视的人群、被闭合的天空与情感世界在静静呈现。这是一曲别样的凡人之歌，是一片湛蓝的胡麻的天空。





铁葫芦

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《苦菜花，甘蔗芽》 姜淑梅 著

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，1997年开始认字，2012年开始写作，部分文字刊于《读库1302》《读库1304》《读库1306》等。作者讲述了近百年来亲身与闻的“乱穷时代”往事，被读者誉为：每个字都“钉”在纸上，每个字都“戳”到心里。著名作家王小妮称作者是中国“最后的讲故事的人”。

《最后的耍猴人》 马宏杰 作品

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摄影师马宏杰用12年时间，跟拍了中国最后一代耍猴人行走江湖的故事。作者跟着耍猴人一起扒火车，一起卖艺，以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，反映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。在作者的镜头和文字里，猴子和人同吃一锅饭，同睡一张床，结一辈子的伴，行走江湖，赚钱养家，猴子和人养育各自的儿女，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老去，一起消逝于这个时代。

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》 S.A. 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

作者近年来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并进入决选名单。本书为当代纪实文学经典。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，并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，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，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。

《出梁庄记》 梁鸿 著

历时两年，走访10余个省市、340余人，以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整理撰写的非虚构作品。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，长期远离土地，长期寄居城市，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，对城市未曾熟悉。他们是中国近2.5亿农民工大军的镜子。梁庄与梁庄人的迁徙与命运，中国的细节与经验。看梁庄人走出去的路，看中国农民走出去的过程，看见“看不见”的中国。

目 录

序言

倾听静默之声（刘震云）	001
胡麻的天空（秦秀英）	004

我的老家

二喜民吃蛋和蛇	014
骑骆驼的人	021
三岁小驴骡	026
小狼在家	032
养鸡	039

我的庄稼

麦子	046
胡麻	052
糜子	058
糖菜	061
瓜	066
葵花	074
番茄	079

我的阴山黄河

阴山	086
红柳和哈莫儿	091
芨芨草	097
掏野菜	105
黄河	113

进城后

斑鸠儿子出来了	120
---------	-----

胡燕儿	125
韩油房	130
骡马蛛蛛	134
水圪洞当宝了	137
我的自然笔记	144

收徒弟

花猫利利（秦秀平）	165
看野鸡（秦秀平）	170
治虫害（秦秀平）	173
夏天（秦秀平）	176

后记

母亲的天空（吕永林）	179
走进婆婆的世界（芮东莉）	187

序言

倾听静默之声



刘震云

吕永林是我的朋友。他母亲跟我母亲一样，认识的字，没有她们认识的人多，更没有她们认识的植物和动物多。

一个不大识字的农村老太太，开始写文章，她能写好吗？从专业的角度，不能。一个不会画画的农村老太太，开始画画，她能画好吗？从专业的角度，也不能。

如果换一个角度，用“自然笔记”的说法，她的写写画画便可以成立。

问题的关键是：她写的是什么，画的又是什么。

这本书的作者，像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，一辈子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层，一辈子的苦甜酸辣，无人知晓；一辈子的喜怒哀乐，也无人关心。正如吕永林在“后记”中所说：“平凡生命的静默之声，又有几个人会侧耳细听？”

当然，生活中，有愿意为平凡生命代言的人，他们是作者，或是布道者，或是政治家，但这里藏着利益分割——由谁代表自己，都不如自己代表自己；由谁代表自己说话，都不如通过“自然笔记”，自己把自己的“静默”说出来。

这本书的作者秀英奶奶，也就是吕永林的母亲，在儿子和儿媳的启发下，开始这么做。在秀英奶奶的带动下，她的妹妹秦秀平也加入其中。

她们说的和画的都无比质朴和简单，就是两位农村老太太，一辈子跟植物的关系，跟动物的关系，当然包括跟人的关系，跟外在世界变化的关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个个体生命，跟身边的植物和动物，打过的交道。

这些交道，有客观的记录，有情感的流露，还有对一些生活哲理的记忆。如：种地要看茬巴，娶媳妇要看根巴；如：吃米不如吃面，走亲戚不如住店。这些俗语和顺口溜，二十多岁时听，也就是俗语和顺口溜；如果五十岁以后再听，它们却饱含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智慧。

她们画的画，不管是植物或是动物，或是人，初看有些平面和呆板，甚至有失比例，色彩也有些单调——如果我们当作后现代的画来看，就别有意味了。比这些重要的是，画中的这蝴蝶或麻雀，这猫或狗，这骆驼和骑骆驼的人，都与作者在生命中有过交集。时间久了就忘却了，现在通过自然笔记，又把他（它）们从忘却中打捞出来。

当然，秀英奶奶和秦秀平女士目前呈现的自然笔记，对于她们生命

的历史来说，说的也许还有些表面——只是她们生活的表象、感受的表象、情感的表象，她们跟植物、动物（包括人）关系的表象。如果一个个体生命是一个大海，她们目前说的还只是海水表面的浪花，隐藏在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，还没来得及说，或不知道怎么说，或不好意思说，或不知当说不当说。

我说，当说。这回没说，下回可以接着说；由浅入深，也算一个好的开始。

我更想说的是，如果有更多的静默生命在做这样的自然笔记，如果他（她）们的生命之歌形成合唱，就会像春雷一样滚过天空。更重要的是，自己“记录”自己，才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。比这些更重要的是，个体生命的历史之中，已经包含着族群的历史、民族的历史、人类的历史——而不是相反。

2015年3月

胡麻的天空



秦秀英

我这本书里，写了、画了很多动物和植物的故事。

我喜欢动物的聪明，人对它好，它就对人有情有义。家里养的那些动物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会用表情和叫唤表示它们对人的感情。有时候，它们不太听话，我打它们两下，它们也不记仇，因为它们知道谁是真心对它们好。动物不像人，人别说骂了，说话声音高点就不高兴了。院子里要是养个狗，它就给你看家护院；要是养个猫，就不怕耗子反。有了动物，人的生活也能添一点活乐，没有了动物，鸡不叫、狗不咬，甚¹声音也没有，人就觉得冷清清的。

我也喜欢植物，花草树木青蓝雾罩的，可好看了²。有了植物，才

1 甚：什么。

2 了：文中“了”字为方言中的语助词，不同于普通话中的“呢”。

有好空气和虫子。虫子长得各式各样的，有的也挺好看。有了虫子，就能有鸟，因为鸟喜欢吃虫。鸟也能给我带来快乐，以前鸟多，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觉得寂寞，突然天空中飞来一群鸟，边飞边叫，我仰头看是什么鸟，听它们的叫声，就不觉得寂寞了。

要说我一个不识字的农民，怎么就学得能写书了？这要从2011年说起。

2011年3月，我去了上海。那年本来我不打算去的，因为以前已经去过两次了。我是农民，没有退休工资，我觉得去上海两次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大城市里甚东西都贵，我第一次去上海，到菜市场买葱，听不懂上海话，用一块钱买了一棵葱。

春天的时候，二儿子永林打电话来叫我去上海，我说不去了。儿媳东莉抢过电话说：“妈快点来吧，现在的白玉兰花开得可好看了，迟了就开罢了。”永林和东莉直接从网上给我买了机票，我就又去了上海。从飞机场打车到家的路上，看见路两边的树绿莹莹的，我说南方的风景就是好，北方的树才刚发芽。

到上海的第二天，永林和东莉就带我去附近的大宁灵石公园。白玉兰和樱花开得真好看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花，红的紫的都有。晚上东莉把在公园里拍的相片放到电脑里，让我照着相片，画里面的花。我说：“我哪会画画了？我才念过一年半的小学，连大字也不认识几个。”结果东莉硬是拧着让我画，磨了我好长时间。我为了逗他们开心，就拿起笔来画。

我心想，等我画出来歪歪扭扭的，他们肯定会笑我。可他们没笑我画得不好看，而是笑我右手写字、左手画画。我天生左撇子，小时候母亲不让我用左手拿筷子，我改不了，常挨骂，就端着碗去外头吃。我做营生都是左手，右手连菜刀也不会拿，只有念书的时候，硬是被老师逼得我学会了用右手写字。但是画画，我觉得还是左手得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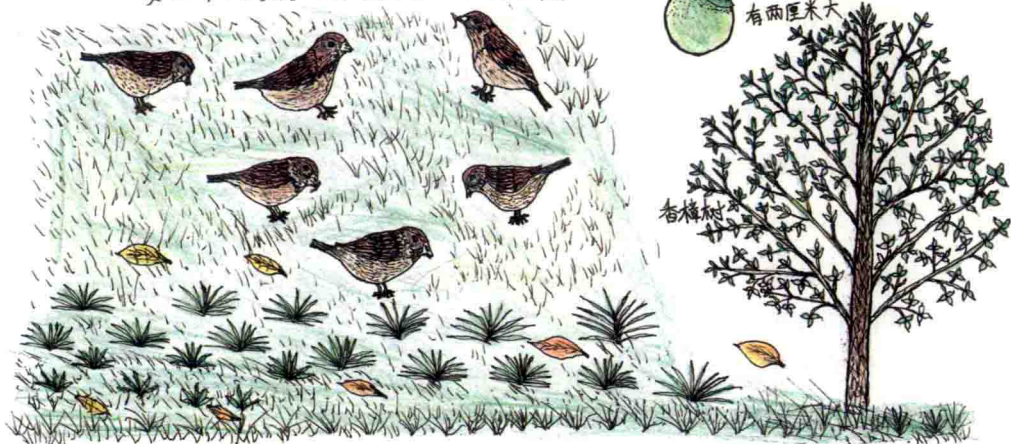
永林和东莉硬磨着我画了一张，第二天东莉还让画，不管画得好看难看都让我画。等他们上班去了，我就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，看见好看的花，就把掉在地上的花瓣和叶子捡回来照着画。东莉还让把花名、年月日、地点和天气情况也写上去，说是以后好查看。晚上，东莉下班回来要给我“检查作业”。

以前我认识的字不多，为了能完成“作业”，我又开始查字典学文化。永林给我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我就按拼音在里面找要写的字。但还是有好多字头天写了第二天就又忘了，东莉就找了个本本，让我把常用的字一遍一遍地抄写下来。一开始，标点符号我也不知道用，一句话从头到尾连在一起。后来我才省得¹有逗号、句号，以前我最多就是点上个黑点点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好多字、好多花、好多树，还认识了凤蝶和其他昆虫。以前在农村，我们管蝴蝶都叫蛾蛾：大蛾蛾、小蛾蛾。有一天，我在公园里看见一对凤蝶，晚上我跟东莉说，今天我在公园里看见一对大蛾蛾。东莉拿起画一看就笑了，说这不是蛾子，是凤

1 省得：知道。

闸北公园 7月27日晴,29℃~37℃

一群麻雀在草坪上寻找食物,
麻雀喜欢在一块儿,有时候五六只,
有时候十几只,有时候二十来只。
要飞一起飞,要落一块儿落,它们一起觅食。



这是无患子的叶子落在地上



蝶，蛾子跟蝴蝶不一样。

过了几天，东莉下班回来说：“你画的画，网友们可喜欢了。你要继续画呀，不能停，他们要转载的。”当时我不懂什么是“转载”，也不知道“网友”是个甚，也不好意思问媳妇。心想，我的画在家里搁着，没人来看过呀。后来才知道，是东莉把我的画放到她的博客上了。我根本没想到别人能看见我的画了，我画下来，是准备拿回内蒙古跟家里头的人翻着看的。

没多久，闸北公园里我爱好的花都画过了，我就想不起来再画甚了。东莉说，除了花，果实呀、鸟呀、虫子呀，都可以画，咱们现在做的叫“自然笔记”，除了你喜欢的，其他的植物、动物都可以画。我这才知道，自己不光是在画画，还是在给大自然做“笔记”。有一次，我在公园的草坪上看见一群麻雀，就做了一篇麻雀觅食的自然笔记。过了几天，永林从小区门口买回两份一样的报纸，笑嘻嘻地跟我说：“妈，有一件大喜事，你看看是甚？”能有甚大喜事了？我猜不着。永林说：“妈，你给麻雀们做的自然笔记上了报纸头版啦！”

因为这件事，东莉高兴地要教我学电脑，说我学会用电脑以后就可以自己上网开博客了。我说我连电脑上的字母也认不得，哪能学会了。东莉说，慢慢学，肯定能学会。她先把大写小写的字母抄在纸上让我背，我以前认得拼音字母，但是从来不省得字母还分大写小写，现在才知道，字典上的拼音检索里头就有大写字母。我一天到晚翻字典，连这个也不知道，真是笑死人了！